

有关上海的几种清人笔记

来新夏

清人笔记为数甚巨，其记上海及其属县史事风情者，自清初《阅世编》、《三冈识略》以来，颇多名著。开埠以后，上海社会变化至剧，而记述者亦不乏人。为供研究上海近代史事参考，爰述数种，撮其旨意，以备采择。

（一）《瀛壖杂志》六卷

《瀛壖杂志》是近代维新思想家王韬所撰。王韬原名利宾，逃亡香港时改名为韬，字仲弢，号紫诠，又号弢园，别号天南邈叟。江苏吴县人。生于清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，卒于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年七十岁。他的生平除《弢园文录外编》——有《自传》一篇外，许多笔记中尚有所涉及。如邹弢的《三借尹笔谈》卷十《天南邈叟》条记王韬生平说：

“甫里王紫诠广文韬，又字仲弢。才大学博，倜傥有奇气。‘发匪’之乱，以过激忤当道，遁迹香江，自号天南邈叟。平生著作等身，有《春秋左氏传集释》六十卷、《春秋朔闰考》三卷、《春秋日食辨证》一卷、《皇清经解札记》二十四卷、《普法战纪》十四卷，其余又有《瀛壖杂志》、《遯窟谰言》、《海陬冶游录》、《弢园诗文集》及《尺牍》等，不下数十卷。壬午春，归自香海，往访之，一见如旧相识，时先生年五十余，虽两鬓已苍，而谈笑诙谐，犹有豪气，余因以东方朔比之。甲申春，先生养痾淞北，承赐蘅华诗两册。……先生通知西学，日本人多师事之。交人则暖暖姝

姝，雅俗无少忤，盖亦笃于情者。”

他如黄协坝的《淞南梦影录》卷三、谢章铤：《课余续录》卷四等都记及王韬的生平与著述，要皆与邹记相类。近人王汉章曾辑《天南邈叟年谱》一卷，粗略尚非成稿，遗稿归天津市图书馆。

《瀛壖杂志》是王韬在同治九、十年间撰成，卷一有同治十年四月二十日天南邈叟小识，记成书经过说：

“往余客居沪上，偶有见闻，随笔记缀，岁月既积，篇帙遂多。闾迹炎陬，此事乃废。然享帚知珍，怀璞自赏，皮藏敝篋，不忍弃捐。庚午（同治九年）春间，还自泰西，日长多暇，搜诸故箴，其稿犹存，稍加编辑，尚得盈四、五卷，固拟分次录出，并益以近事，以公同好。”

《瀛壖杂志》的资料原是王韬居沪时所陆续搜集，后因遁迹海外，无暇顾及而搁置。庚午（同治九年），从海外归来，才整理了原有的资料和部分初稿，编次成书。可见书的资料并非急就所得，而是历年亲所见闻，自然比较丰富，又经过一年左右的整理，条分类次，所以颇具条理。

此书虽自题《杂志》，但不啻是上海邑志的别乘，较《津门杂记》之类似胜一筹。书凡六卷：卷一记上海的得名、建置、设官、山川、河道、城池、名胜、节令、物产、民生、风俗等，颇称简明。

卷二记手工业、土地、户籍、田赋、学校、书院、海关、寺院、园林等，都能略具始末。

卷三记洋务机构如制造局、广方言馆等可知洋务设施的一端。记鸦片战争时陈化成等吴淞抗英事迹，可供史事的参证；记沪上人物的生平轶事，始于明董其昌，而特详于清人，如李心衡、曹树翘、徐渭仁等都著其生平，可备稽考。

卷四多记有一技之长的人物，如画家、医生、奕者、顾绣家等。其他闺秀、释道、游宦、名士等也参列其间。清人刘熙载、贝青乔、叶廷珪、齐学裘、华蘅芳、徐寿父子等都列有小传。

卷五所记大都为失意落拓、未尽其用者，或弢园自寄其洗埋？又记上海古物传说、景色、评弹流派都很富意趣。对旧邑志也略有评论。

卷六记吟咏上海风情的诗和竹枝词等，堪称史诗。

此书颇着重记上海开埠后的变化，如记租界、印书局、医院、教会和捕房等的设立，舞蹈、马戏、电话、汽灯、报纸等的传入以及社会的畸形发展。它记经济情况很细致，如称闽粤商人到沪贩糖买棉的“动以数百万金”；记买办“顷刻间，千金赤手可致”，特别是记开埠后上海社会风尚趋于奢靡的变化情况说：

“近来风俗日趋华靡，衣服僭侈，上下无别，而沪为尤甚。洋泾浜负贩之子，猝有厚获即御狐貉，炫耀过市，真所谓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也。厮养走卒，稍足自贍，即作横乡曲，衙署隶役，不着黑衣，迈直与缙绅交际酒食，游戏征逐，恬不为怪。”

这本书记清代上海土著人物较多而详，如记《金川琐记》作者李心衡、《宜稼堂丛书》刊者郁松年和《春晖堂丛书》刊者徐渭仁等的生平轶事均可备书林之掌故。

书前有咸丰三年蒋效复序。蒋字剑人，长于诗，有《啸古堂集》传世。蒋是咸同间有狂怪名的失意士人，他在序中说：

“吾友王仲弢，苏产而侨居于松之上海，居久之，乃著一书曰《瀛壖杂志》。既成，以示蒋子。”

从蒋序可知，咸丰三年已见《瀛壖杂志》成书，并请人作序，可见初稿早成于咸丰初年，同治十年则系就初稿编为定本而已。

另有同治十三年黄怀珍序说：

“迺者，出其《瀛壖杂志》见示，上探原委，旁逮见闻。萃一方闾阖之全，作百年人物之志。其中于奸民蹂躏，外国居停，备极周详，间参喟嘘。以视宗懔荆楚，常璩华阳，匪特颉颃于古人，尤资考据于来哲。”

以《瀛壖杂志》比于《荆楚岁时记》、《华阳国志》，似为过誉。

另林庆铨弁语则推重此书可补志书不足说：

“凡山川之秀丽，文物之荟萃，寓公之往来，风俗之好尚，一一详记，了如指掌。沪滨为天下阘阘之区，迩来奢侈日甚，此书著录，可补志书所未载。”

其他题词跋语，类多谀人谀书之词，无足称述。

王韬为人，评论似无大分歧。他亲历欧西，实地考察，介绍西方文明，著文鼓吹变法维新，为近代维新运动提供思想资料，其功固不可泯；但作过高评价则似不妥。近代爱国诗人林昌彝于同治十二年为王韬另著《瓮牖余谈》写序时曾以王韬与魏源并论，而共誉为“奇士”。戮园与默深，行事有间。戮园博取名利不遂，外而受雇帝国主义，乞讨生活；内而交结洋务官僚，出谋献策，恣意诬蔑太平革命；生活更复放荡不羁。其学术素养与思想境界，不及默深远甚，而引进西方文化，默深笔簪蓝缕之功，尤胜戮园。林昌彝撰《射鹰楼诗话》一吐抗英民气，颇负时望，何推崇戮园若此？

（二）《淞南梦影录》四卷

《淞南梦影录》题曠香留梦室主撰。曠香留梦室主是黄协坝的别号。协坝字式权，又以“我是个多愁多病身”为别号。籍隶上海而常居南汇。他曾中秀才，以教读为生，又主《申报》笔政有年，是同光时期沪上著名文人，惜生卒年月不详。他对上海开埠后情形了解颇深，曾就其在上所亲见亲闻，撰成《淞南梦影录》四卷。

此书体例仿于《海陬冶游录》。《海陬冶游录》是王韬所著的一册笔记，与同时人邹弢所撰《春江小志》并为记近代沪江风俗之作。《淞南梦影录》卷四有专条推重《海陬冶游录》说：

“稗官野史，专记沪上风俗者，不下数家，而要以王紫诠广文弢之《海陬冶游录》为最。永既去之芳情，摹已陈之艳迹。鸳鸯袖

底，韵事争传；翡翠屏前，小名并录。其于红巾之扰乱，番舶之纵横，往往低徊三致意，固不仅纪花月之新闻，补天水之闲话也。”

上海自开埠后，侵略势力纷至沓来，租界几成异国，藏垢纳秽，为非作歹，不一而足，社会所受影响为害极巨，以致成为畸形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。《淞南梦影录》对此等畸形状态记载颇详。凡开埠后各种怪现状，诸如领事署、巡捕房的设置，租界内的种种特权，中外妓院、烟馆，赌场的林立，流氓、通事的横行，民风土俗的败坏等等均有所记述，言之凿凿，令人愤懑。如记上海开埠后的畸形状态说：

“海上为通商口岸第一区，花天酒地，比户笙箫，不数二十四桥月明如水也。其间白手成家者，固属不少；而挟厚资、开钜号，金银珠玉，视等泥沙，不转瞬而百结鹑衣，呼号风雪中，被街子呵斥者，亦复良多。”

又记小押店的重利盘剥说：

“所谓小押店者，俱是闽粤人所开。租界中多至数百家，以十日为一期，取利三分，押至一月，则利且九分矣。盘剥穷民，危害已甚。”

又记建筑行包工头的剥削致富说：

“建造房屋俱有匠头包揽。所谓匠头者，居必大厦，出必安车，俨然世家大族，而千百匠人，俱归其统属焉。顾其中亦各分门类：造华人屋宇者，谓之本帮；造洋房者，谓之红帮，判若鸿沟，不能逾越。倘以红帮而兜揽中国生意，本帮必群起而攻之，反之亦不肯相下，甚至蜂拥攒殴，视如仇敌，以致诉讼公堂。”

洋车夫是开埠后新出现的劳动者。《淞南梦影录》也说其劳苦情态说：

“尝见东洋车夫，捉襟肘见，两足如飞，尽一日之力得青蚨二、三百文。”

开埠后的上海社会确是呈现出一番畸形繁荣，如记戏园酒肆

之盛说：

“沪北弹丸蕞尔之地，而富丽繁华，甲于天下，不特舞榭歌楼，戏园酒肆，争奇斗胜，生面独开，即一茶室也，而杰阁三层，明灯万盏，椅必细木，梳必炉窑，一日之市，可得数百金，一店之本，不下一、二万，彼少年裙履之流，方且连袂倚裳，趋之若鹜，而有心世道者，未免深切杞忧者矣！”

又记租界中之游民情况说：

“租界中无业游民，群聚不逞，遇事生风，俗谓之拆梢，亦谓之流氓，其中各分党类。天津党最凶横，动辄持械斗杀，闽粤党次之；湖南党则别无长技，但事剪辮掉包及偷窃轮船，搭客行李而已。”

从上述所摘引资料中可以看到开埠后畸形社会的畸形风尚。随着这种发展，游典行业得到特殊发展而相应繁盛，如记戏剧之盛说：

“梨园之盛，甲于天下，缠头一曲，最足消魂。昔年负重名者如小桂寿、印阿增、刘凤林、小十三旦、葛子香、陆小芬、万盏灯之类。……后起之秀、昆班中有周凤林之挑帘裁衣、吴兰仙之湖船惊梦；京班中有蔡桂喜之梅龙驿、月月红之贵妃醉酒、想九霄之三上轿、王翠喜之十八扯、婴宁旦之红鸾禧、花飞翎击，亦足娱目骋怀。……”

又记评弹之俞调、马调等特色说：

“弹词有俞调、马调之分。俞调系嘉道间俞秀山所创也，宛转抑扬如小儿女绿窗私语，喁喁可听；马调则率直无余韵，咸谓间马如飞所创也。近日曲中竟为小调，如劈破玉、九连环、十送郎、四季相思、七十二心之类。珠喉乍啭，如狎雨莺柔，袅风花软，颇足荡人心志。大曲则必唤鸟师抚笛，惟绮筵用之，寻常客至，不旨轻启朱唇也。”

这类资料亦可供研究近代俗文学者的参考。至于记妓女之风

情，名士的佻达，虽为糟粕，但不失为鸦片战争后上海一地社会风气变化的参证。

黄协埙尚别有笔记《锄经书舍零墨》一种，“凡里巷之传闻，友朋之著作，无不酌而录之”。书以“零墨”名，所以内容较为泛杂，可供排遣闲暇之用，然也偶有可采者，如记海上鲜见碑传的落拓下士，则可备翻检生平之所需，卷一《红粉词人》一则记吴绮韵事。吴绮字园次，工骈体文，与陈维崧齐名，所撰《扬州鼓吹词序》为记扬州地方风土之作。吴绮生平传记难求，而清人笔记中记园次事有多种，如《三冈识略》、《心园笔记》、《儒林琐记》等均记园次生平及文名，独《零墨》记园次“风流佳话”，亦可见《零墨》旨趣之所在。

（三）《上海杂记》二卷

《上海杂记》撰者徐润，原名以璋，字润立，号雨之，别号愚斋。广东香山人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生，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卒，年七十四岁。徐润是近代从事资本主义企业建设的著名企业家，曾奉李鸿章之命先后筹办过开平煤矿、承平银矿、建平金矿、仁和济和保险公司及招商局等，其中以招商局最具影响。他又与弟兄合办同文书局，印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他也与西商在沪合办房产公司，在天津合营的先农公司也以经营房产为主，这就使他成为近代著名的合资经营者。徐润曾自记生平撰成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，记一生经历及所创办各项事业始末甚为详备。

《上海杂记》是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的附录，凡二卷，分内外篇。卷首自记纂辑缘起说：

“余编辑年谱拟将寓上海六十年来中西闻见之事，纂辑成书。欧友兰能先生，热心士也。同气相应，同志相求，彼有所知则告之于余，而余有所知，则告之于彼，共广见闻，以冀集腋成裘，殊可喜也。兹纪事编年，条列沪事为内篇，其他则为外篇。”

据此，《上海杂记》乃徐润撰自谱时所搜集的资料加以编次而成。其内篇 53 则全为上海史事，如《上海开埠之年月》、《租界界址》记上海开埠时间与界址。《监狱》、《律师》、《工部局》及《巡捕》诸条记外国所设侵犯我国主权的机构。《大英邮船公司》、《银行》、《公司》诸条记外国经济侵略企业。《煤气灯》、《电灯》、《自来水》、《电报》、《电话》等记上海创办仿西方公用事业的诸设施。另附有关租界内房屋、户口、税捐等统计表，使人一目了然。他如《徐家汇书馆教会天文台等》、《格致书院》、《约翰学校》等则乃涉及文化教育事业。总之，内篇所载均有关上海开埠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，虽记述简要而内容翔实足资考证。

外篇则记五口开放后各口情况，如《各口开埠》记各商埠开放时间。《各国设立领事官及条约订立日期》记各国设领时间。又有多则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历次战争简况，其《拳乱》条记义和团运动尤详。这些都可供研究近代史的参考。

(来新夏：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)